

前漢書

卷七十六之八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9)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漢 趙尹 韓張 兩王 列傳 第四十六 趙尹 韓張 兩王 列傳 第四十六 趙尹 韓張 兩王 列傳 第四十六

淺草文庫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

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

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絮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

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

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孟康曰廣漢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

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

第四十六

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

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朝而貴者也宗族賓客謀欲

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

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

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

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

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師古曰原褚二姓也賓

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會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

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交

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

古曰釋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右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

故漏泄其語令相怨也師古曰遺知其事也又殺吏為

蝮箭師古曰蝮若今成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蝮或箭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箭

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

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

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

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又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

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蒲歲為真廣

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師古

曰尉薦謂安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尉而薦遠之

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

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作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

為鈎距以得事情晉灼曰鈎致也距問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

其術為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已問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

賤不失實矣唯廣漢一主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郡中盜賊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

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

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

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

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

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

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

則得免脫也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

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歛以棺

衣劍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

尸也符追呼人下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

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廣

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

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

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

增其秩以屬其行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

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

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日縱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

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

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

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

私屠酤推破廬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

廬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

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

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者專厲彊

壯蠶氣師古曰蠶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

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

帝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

所乏軍興文穎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

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

進入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

也蘇賢同邑之字也令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

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

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

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

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也廣漢得此使

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

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

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

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

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

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

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

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

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

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
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
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
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
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
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

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

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

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

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

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闕孺部分北師古

姓也曰闕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

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

尉於郡中守丞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人師古曰邑子同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

邑人之子也

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
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
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
決斷諸縣姦邪師古曰言有急召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藉師古曰言
之事不委令長師古曰言曰披有罪者藉也師古曰言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
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言
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師古曰言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
人以警眾也行音下更反師古曰言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
師古曰鄉縣之師古曰言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
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奔仲孫市

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
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
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言
所經過及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言類師古曰言緩於小
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言也扶風畜牧所在
有苑師之屬故曰掌師古曰言使斫莖師古曰言責以員程不
得取代師古曰言人及日數為功程師古曰言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
鈇自剄而死師古曰言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劍鈇皆失

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財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絮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為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

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
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
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
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高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
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
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

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春

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

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

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也

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閭舍止也

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

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

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
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

音於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暨治視師古曰遣賢

今反之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

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

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

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

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

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

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延壽遂待

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

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

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

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

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

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

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

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

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

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

弟弟又讓之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故云相移

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

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

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

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

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調者福

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

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

罪延壽聞之即部吏案夜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

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

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

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

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

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

延壽衣黃統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駕四馬傳總建幢棨

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繪飾鑣鎧也建立也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其衣以赤黑

繪為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象鼓車歌車孟康

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古曰郊祀時備法駕也

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十人持幢旁轂師古曰

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虞

曰噉音叫呼之叫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

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

被甲鞬輦居馬上抱弩負簞如淳曰簞盛弩箭簞也師

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鞬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

音丁奚反鞬音莫侯反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

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

鐔似劍而小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

與徭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

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

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

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想典法

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

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

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二子

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

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

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玉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
 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
 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與故但言屬車耳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
 小輩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
 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

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
 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也
 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
 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
 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
 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
 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
 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

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

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

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

國薦准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又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

事壹壹不舍晝夜師古曰壹壹言勉強也舍息也壹音尾羣臣有司宜各

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

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

無以佐思慮又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

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

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執不

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

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

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

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

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

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吏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

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由是

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

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

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

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

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師古曰嗜讀曰嗜將以率二

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傳母

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苗又音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楚疑反輶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衷結束綢繆也師古曰此言尊貴所

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

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

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

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

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

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溫厚言

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貰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於官府偷

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

權補吏職也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

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

謂里之門也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

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

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有足大者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

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

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

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

及為真父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

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父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

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

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使御

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

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又為婦畫眉長

安中傳張京兆眉子康曰撫音誦北方人謂媚有司

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

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

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

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

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

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

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

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

日絮音絮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如居反又音人餘反舜以敞劾奏當免

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

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

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

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

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乃棄舜市會

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

前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

為輕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即先下敞前坐楊

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

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

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

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

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

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

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

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

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

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

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

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

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

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

之廊舍也一邊虛為敞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

附言敞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土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

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

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河頊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

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

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

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

更史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

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

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

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

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纁裏鐵

今冠兩角以解薦為名耳師古曰纁即秦時獄法吏冠

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敵笑曰審如
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敵
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敵然政事不
及也竦死敵無後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

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

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

師古曰以施行詔太條問之皆曉其事

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衛反

又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

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

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

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

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

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詬

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

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

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

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

尊供張如法而辦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

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

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明慎

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

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又妨賢師古曰趣夫羽翮

不脩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闌門檄也音

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

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

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

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

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

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

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

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

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

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

賊功未列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丞

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問巷上以尊為郡令師古曰右

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邛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音來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

曰驅馬命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

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

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

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

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鄭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尊曰毋

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

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

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

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

相教不得後會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

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

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

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尊舉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示王欲誣相拔

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

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張晏曰太奏尊為

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音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太后之屬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容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

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罔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動也音頻寐反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

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
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
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
師古曰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
重難也
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以
塗汗宰相權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
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
吏民害晉灼曰備音倍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上
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百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發軍

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

可於是鳳薦尊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

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

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

為尚書矣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無京

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

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

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

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

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姍上

師古曰姍古訓字也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

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

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

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

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羣盜寤疆吏氣傷沮流

雁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

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

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

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

農業村循貧弱鉏耨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

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箭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

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

年莫能禽討師古曰尊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

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憚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

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

其口惡而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

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閎拔刀欲剉之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

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

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

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音指首音臣等竊痛傷尊脩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

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

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

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

訟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齊

流之於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金興選賢

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

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

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

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

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

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即不如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

跡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

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

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古

曰填塞也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

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

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

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

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

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

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

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

尹坐與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籠其者

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省令贖

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寃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

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

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

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

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行行彊敏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

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媮之名師古曰媮古惰字也

謂走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誦詭不經

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

遷京哉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諱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命屬官有郎中車戶將事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

世居位無補

師祖曰過殿門不下車也

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先

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

日繇讀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

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

日私見使而尚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

公辭尚書也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

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自此正焉寬饒初

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

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

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

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師古曰更猶全言

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

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

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

日繇讀與徭同供徭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

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

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

抗無所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

誦也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

狗鬪師古曰沐猴彌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師古曰說

讀曰悅印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

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

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為人

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

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

代取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

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上以其備

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王九卿寬饒自以

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矢意不快數上

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

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拂讀

日彌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介

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

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

邦無道則可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

卷而懷之誅戮師古曰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

也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

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大雅云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

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

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

使奄人當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又引韓氏易

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

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

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

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石曰禮古禪字言諫大夫鄭昌怒

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

須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

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

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

也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

也狎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

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

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

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

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

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

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

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

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

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

猝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

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

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

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

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

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

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
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使尚書令亮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
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

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爲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爲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

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適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

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與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夫以四子之行屬

平之材師古曰屈平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

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

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爲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

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

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

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者諸已而

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

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舉其短是

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

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上書

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

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

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

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

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魚赤鳥之瑞也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

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

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朝廷莫肯壹言

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

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命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

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

丹大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同馬左右前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

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

僞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拔至

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

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

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集

眾共之師古曰命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

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今

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

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

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

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爽蘇林曰爽弱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

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

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亦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

日貢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

車屬如今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

也同師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革生日革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父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

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

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

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

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師古曰案起

寫詔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

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

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欲報之德

暉天罔極師古曰暉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

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師古曰殊異也慙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

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

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

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

譎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木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

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脩飾掃

除也師古曰謂豫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

日固者謂再三留之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若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

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

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師古曰言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

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誠身誠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

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

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

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劾于軟

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

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

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

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

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

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墾度而取之

也草田荒出也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

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摠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上書願以入

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用

而準贖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

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

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

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

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

吏民稱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

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

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

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日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

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日仰寶

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文之外更有誰也

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

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

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

隙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

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

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

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

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

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日言自顧念受郡將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

之命分當相值遇也

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缺以揚我惡師古曰擿發之也我當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郎崇

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

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

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

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繼介師古曰

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寃譖虧損國

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

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

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

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

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
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
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
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
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
損者言俱
有今名也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師古曰言雷同
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
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
吏迎毋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

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許耗恩衰共養營妻子如

章師古曰詩感也耗與耄同自言老耄心
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寶坐免終於

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諸琅
邪之縣也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玉音

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
躡也言承躡

故事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
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

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

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

壹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

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

家備李奇曰契缺也共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

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項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錢請更

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

與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

反奏請與永信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眾莫

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

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

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

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

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

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為郡

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

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

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

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

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

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

冢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

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

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

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

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譁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

叩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

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

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

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

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

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又潁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

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第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

四賦謂致罪之賦也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

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

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

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

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

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

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治鍾

威所犯多在敕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

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

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宅郡持

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

紀頴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

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火

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葬

為小椁師古曰言止作小灑纔容下棺恢如

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係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

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汗於冀州孟康曰汗下也師古曰

立丁亥共奏馬太孫寶穡於定陵師古曰穡亦曲也謂

杜穡季也穡況俗入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音女教反

前漢書卷七十七終

前漢書卷七十八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漢

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頌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

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請太常

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復事

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

語禮服師古曰禮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

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
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
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刃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
體而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
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
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是以天
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七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
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於是
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
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
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署小苑東門
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師古曰
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
從者甚有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
尊寵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
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
年坐第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
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再寇望之因是上疏
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
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
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
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
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
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
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
嘗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

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
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
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
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
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
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
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
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
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
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
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
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浚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
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

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
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縣讀曰僻
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
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贖與舍
日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困陰陽之氣師古曰與與舍
同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
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
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



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
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
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
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上惠下也又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
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師古曰賦計也古之通議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

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
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
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夷跳梁於
山谷間漢但令羣人出財減羣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
良民橫與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
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
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

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疑赦其罰劓伯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太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故備阜衣二十餘年

日雖有五等服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

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恩也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讀日境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

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彼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與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羗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散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穢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

前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六

前漢書卷之六

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

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

蘇林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

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笑言萬

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

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

自立惠徙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

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

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

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

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

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

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

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

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

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

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

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

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

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特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首歲歲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答在臣等是其意毀丞

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

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繇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

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

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

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

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

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

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

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

五入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
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
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

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
私錢增益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師古曰

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受所
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

以上一尺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
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
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

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師古曰讐古愆字望之

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
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

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

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

嗣卒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

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

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

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

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

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

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

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

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

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

石顯又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

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師古曰言

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

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

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錄是大

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亦欲更置士人於中

也書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

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

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

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

莫不懽喜感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

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

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晏不食若管晏而

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

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

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田曰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

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

矣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也籛草器也音徒鈞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

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

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
也鐔刃旁也
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

目與之相見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意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

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

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晚急也更求人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

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

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

書今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

望之自訟下於宅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

與張子蟠等待詔師古曰蟠音巨遙反字或作僑以行汗歲不進師古曰歲

與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後望之出休日

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以臣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

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

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宅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

勲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

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

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

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諸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

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

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曰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

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

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

此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

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

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

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

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

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

日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义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

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义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

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

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

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

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郭舜殿

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

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

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以決曹皆後曹

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

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

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

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

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與州青州

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鄂名賊

梁子政阻山為害又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育

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

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

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

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

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

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

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

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

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

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

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為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

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逐並歷刺史郡守

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

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

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

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前漢書卷之六 列傳 十一

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聞師古

日聞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

日圖衰哉不然望之世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

能近古社稷臣也

前漢書卷之六 列傳 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八終

前漢書卷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 馮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顯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徙杜陵其先馮亭

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

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拮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

繇是分散或留路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字或作師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
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
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
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
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
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
不講或貪汗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
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
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
漢於其中置屯田史上也都尉宋將言莎車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
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

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
并殺漢使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
而去莎車追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
南道與歆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
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
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
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
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
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

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

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顧之可

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

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日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

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

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

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

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

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

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

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

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

羌多姐旁種反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

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皆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

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

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如淳曰駟推也淮南子曰內郡駟車而餉音而

隴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音灼曰可用

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

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

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

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

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

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

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

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

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

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

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

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

名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坡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及阪音普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

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

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

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

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

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

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

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

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

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

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

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

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

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非為擊也助其守今

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

速繁噉種劉德曰噉音辱羌別種也轂者謂能張弩者也

方急遣師古曰言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

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

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

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

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

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

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

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何反艾讀出塞

又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

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

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

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

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

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

次趙克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

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

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

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

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

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

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

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

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

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

而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

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郵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

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郵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

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

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

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

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

所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

殊俗

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

成功白著為世使表

師古曰白著謂顯明

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

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

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克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

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

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

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

死譚弟對王浚立參至大官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

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

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

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

王部督郵掾殺禰趙都師古曰都殺禰人而為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初音許

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

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

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

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

而野王行能第一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

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

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

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

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

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

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

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

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

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

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

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二千石以上告歸寧道不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疑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疑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

前漢書卷之九 列傳 九

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生
中山太后事絕

逸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寧中選爲
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
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
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
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
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
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

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涇病痺師

日東海土地下涇故立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古

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
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

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以數病徙爲寢中

郎師古曰亦渭有詔勿事師古曰雖居其陽朔中中山

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病免

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

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

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

日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

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

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

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

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

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

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

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訕節卑體視有所宗

師古曰祝讀日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

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怙操頃之

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

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

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

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

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

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

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

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命孟子

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功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

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蓋為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

屈原曰寧赴湘流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

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弟亦云悲矣

前漢書卷七十九終

前漢書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

蘭

臺

合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

欽衛婕妤生楚孝王師古曰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

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以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以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

第五十

班固撰

子遇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健仔為后
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健仔最幸而憲王壯
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健仔與憲
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
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又之上以故丞相韋賢
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
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
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
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

祖母隨王在淮陽博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

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

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

反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

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

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諂

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是為寒

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

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

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

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

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

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

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

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

道知其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

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

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

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

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

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

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

曰還猶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

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

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囚子高適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

曰左顧猶言在顧也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

雖亦不敏敢不論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

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有

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
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
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
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
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
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
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
業也一曰始為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
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
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

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

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

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

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憺然不知所出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卜莊子之勇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

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王

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

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

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以調惑王師古曰謂古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

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

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

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

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諭指曰

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

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也且王不

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

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適宵人毋作匪

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

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

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

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

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

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

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

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

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

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

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

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

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

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

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

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

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

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

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

年薨子續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

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

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

三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

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也蔑無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

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

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

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酈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

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

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

陶王廣戚侯勲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

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

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

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

法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

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宜帝陵也官人無子乃

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矯字或作矯並音鉅昭反奉

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

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

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

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

言紛紛謗自內與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母念

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夫雅文王

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

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驩諭
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
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
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
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
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李
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
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
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

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恐小惡而况
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賞之
師古曰賞猶緩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
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
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
牽於者欲師古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
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
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

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

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

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

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

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比至下

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指也師古曰飲酒食肉妻妾不

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助臆音數奴溝反又音奴阜反

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燕其秩位埽除衣巷

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

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亢甫後三

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

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

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

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

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

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

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

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

亦日物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

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至審樂道

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夫小與娛同也

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

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

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

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大寸旁有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

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詭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

瓠山蘇林曰於官中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囚幸臣董賢告之是時

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

巫傳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

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

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

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

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

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

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

康師古曰共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讀曰恭

定陶共王康末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

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教習知

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在元后

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以太子

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

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

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享

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

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

後者哀帝自以己為後故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

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

光終第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

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

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主舅馮參為宜鄉侯而

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七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

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

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今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

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

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

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

莽時絕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

替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為天子也徧仰古通字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

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

惡之人不可習古今一也近則財善也

前漢書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終

前漢書卷八十

列傳

十二

前漢書卷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領 師 古 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

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尤精力過

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

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干稍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欲報下言匡鼎曰知是字

也師古曰服匡說詩解人願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

康熙二十五年

前漢書卷八十一

傳

一

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

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調

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

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

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

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

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

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克位而已與望之有

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

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

有所聞也

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

師古曰叩

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

自知

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

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

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之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弃其白

蓋取厚而溫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

務傳日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

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

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

謂隨選補之恒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與參牒不被超擢者

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以此謂材藝所長

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

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

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

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

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

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

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

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

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疏者踰內師

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

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

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

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

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

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
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
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奸
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
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

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
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無弋戒其傷汝禮
曰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禮禮暴虎獻于公所將叔
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怵為之恐傷汝也禮音
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
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張晏曰
云坎其擊鼓死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
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

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宅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
也畜讀 大王躬仁邠國貴怒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
曰昔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
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
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屠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
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
公於岐下及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幽州
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仁故其俗皆貴誠恕

已師古曰上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

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

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

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

安以此全守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

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

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

人之際精稷有以相盪李奇曰稷氣也言天人精氣相

也音子燭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

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

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晡謂日蝕也師古曰晡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

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

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日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

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

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

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

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

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

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
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
易氏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
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
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
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

后君也二君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

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

其朝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爭言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

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

曰下復音扶日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

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

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

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

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

舒者戒於後時

師古曰湛讀曰沈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

師古曰

雖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

禮本冠婚

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

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悃

內師古曰悃與闕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

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

之位

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親不先故

師古曰踰與踰同

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

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

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

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

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

燕所親物得其序

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

得其序則海內自

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伎巧之姦因時

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

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

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

及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辭衡為少傅數年

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

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

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

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

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

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兢兢憂貌也疚病也

言成主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

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

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
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
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發反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
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
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
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儀讀曰儀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以

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禮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

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

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

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

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
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
成帝初卽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
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
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
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顯等不
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
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
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
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

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困

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問司隸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

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

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

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

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

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

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

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南以閩佰為

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

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

為界多四百頃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至建始元年

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

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

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

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

令家丞上書衡曰願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

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

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

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

國衡遣從史之僅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

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

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

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

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

曲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

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

前漢書卷六十一

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

也音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

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

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

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

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

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

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

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

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

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

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

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

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

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

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

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使舊之恩朕無聞

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

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

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

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

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

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

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

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宅財物稱是禹性習

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箎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

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箎亦箎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

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

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

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

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

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講論經義

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

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

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各欲得置

亭處之地為冢塋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

亭宅所曲陽侯想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

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
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
禹宅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
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

謂言其
過惡

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

師古
曰惡

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
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
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
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
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
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
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
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
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
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
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武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

張氏餘家淺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

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謀示尊其先也鯉生子思汲汲生子上帛帛

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

順生緡緡為陳涉博士死陳下緡弟子襄為孝惠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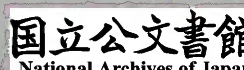
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

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



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

如淳曰為帝師
敎令成就故曰

褒成君

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千長安

師古曰名

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

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

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

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

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

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

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

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敎授成帝初

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以次補諸侯大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

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

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為僕
射後為尚書令

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

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

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

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

言輒削草臺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于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

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

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以名

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

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

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而音胡浪反

王祖母傳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

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

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

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

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

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

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辰之及王

為比師古曰兄弟及也此音必麻反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

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

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又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趙如等六人皆以美

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

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大

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

後廼弃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

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

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

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

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

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

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

巴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

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

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

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

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

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

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

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

漢書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

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複

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

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

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

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

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

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

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

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

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

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

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

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師古曰重直重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

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

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旣不明災異

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

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

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

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

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

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

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

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

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師古曰虞書各錄暮之辭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虐君

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宅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

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

坐承傳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堯王

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為

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

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

不立則咎徵存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

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慝孟康曰眇行疾也側慝行遲也師古

吐了脫音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氣也音戾

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

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

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

至道之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

與王者故灾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

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

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

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

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

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

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

按音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

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

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正

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棗

辭也棗音匪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

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

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

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興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

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

讀與羣同今書本有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

家故事尚書以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

曰踔高遠也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

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

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御史大夫賈延

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

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

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又失其位師古曰

讀曰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

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

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

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

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

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

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專光所欲搏擊輒為草

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

傷師古曰匡音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
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署門戶

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

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

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

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

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

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母

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

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然有十七種物

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人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

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

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

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

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

力師古曰幾讀曰奠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

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在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

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

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

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輜輶解見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

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

舉音哭須過廼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

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

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

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

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

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

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

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

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

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

絮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

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

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

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

后陵徒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官為莽所厚獨
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官
策曰太師太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
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為號諡宜曰孝元傳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與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
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九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
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豈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關
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

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

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

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

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

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

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

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

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

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純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明且善也純謂

拚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為何也拚音普拱反

前漢書卷八十一終

前漢書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 蘭 臺 史 班 固 撰 唐 止 議 大 夫 衛 尉 卿 書 本 監 泉 部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述臣緣是懼為

康國少子羣專修

前漢書卷八十二

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
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
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
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老
弱號呼長安中太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
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
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

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

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
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
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
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
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
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
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曰商屬猶差次差師古曰且鳳以曉商師古曰且日災異天事非人

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商不聽竟奏免

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且陰求其短使

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

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

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

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六中

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

朝者文穎曰令下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對日竊見

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性

殘賊不二遺稟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稟奏也微謂私

音匹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

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謂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商于後欲上書

告商俊妻左將車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爭

迂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

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

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

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亂政師古曰

日左道謂不正傳也誣罔諱大臣節師古曰諱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以左道事者誅師古曰誅也音布內反易曰日中見昧則

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凡三

變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織介怨恨而日

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怨憂師古曰卒落也怨音揚字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

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

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

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

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

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

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

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

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

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

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

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

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

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

春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夫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辟讀曰僻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

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敎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對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敗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顯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

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位

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

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

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

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

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

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

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

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

置鼙鼓殿下師古曰鼙本騎士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

丸以撻鼓師古曰檻軒闕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類撻音持益反一曰撻礎也音丁歷反礎音丁

回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

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

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於是上嘿然而咲

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

游學相長大師古曰何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

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

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者告語也

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音之欲反

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

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數漸篤也平和也

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

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

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

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

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

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

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

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所

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

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謝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却頓首曰愚臣妾聞罪當死也師古曰却還安焉也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

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

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

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

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刻之武彊聚戶千

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僮蕩

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

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

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

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

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

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

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

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

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

十

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

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

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

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

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

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

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

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

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

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

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

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

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

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

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百萬之眾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

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

亦如
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歸丹為大司空而拜

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

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

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

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

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奔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

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

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

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

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

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

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

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與不得其子

也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下傳之家師古曰

王謂印威侯及南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

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

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

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

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

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

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

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故替引之以喻丹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

禍不速哉

前漢書卷八十二終

